





傷寒四逆厥辨

嘔吐噦乾嘔欬逆辨

中風辨

中暑中熱辨

積熱沉寒論

瀉南方補北方論

五鬱論

二陽病論

煎厥論

八味丸論

小便原委論

內傷餘議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醫經濟潤集目錄

醫經濟洵集

神農嘗百草論

魏博 王履 著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于此未始不嘆夫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

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叢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况污穢之藥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而不嘗，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可嘗不可也。謂其悉嘗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爲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蟲獸

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爲然。故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有矣。豈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亢則害承廼制論

予讀內經六微旨論，至于亢則害承廼制，喟然嘆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王太僕發之於前，劉河間闡之於後，聖人之蘊殆靡遺。

矣然學者尚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歟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害則敗亂生化大病皆備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強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乖亂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息矣亢則害承迺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歟夫太僕河間已發揮者茲

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推而陳之夫自顯明
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
也自相火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
之應乎歲氣也亢則害承迺制二句言抑其
過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
常與無制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
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
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亢者過極也害者
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則
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正

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
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
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
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
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前少
陰所至為熱生終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熱
生者亢也其為肅為寒者制也又水發而為
電雪土發而飄驟之類其水發土發者亢也
其電雪飄驟者制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
能以無亢亦不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

所主雖有歲氣運氣之殊然亢則害承廼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

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為平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為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矣敗壞乖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

所主雖有歲氣運氣之殊然亢則害承廼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

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為平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為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矣敗壞乖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

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灾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皆藉焉。以爲動靜。云爲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舉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爲自害。或以承爲承襲。或以生爲自無。而有化爲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爲一意。或以大病爲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氣。

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爲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者。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雖然造化之道。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本之。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爲母。木爲子。當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

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為濕此其權也又如火為母土為子當長夏之時暄令猶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極則濕令不至矣濕者繼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濕無權也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嚴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土濕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遠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蓋得於所聞之譌耳

四氣所傷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上逆而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陰陽應象論篇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王啓玄註云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熱復收兩熱相攻則為痲瘧秋濕既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為欬嗽其發

為痿厥者蓋濕氣內攻於臟腑則欬逆外散於筋脉則痿弱也厥謂逆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為釋陽拂于中寒拂相持故為溫病傷寒論引素問後篇八句成無已註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夏肝衰然後始動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感風不能外發故攻內而為殄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冬肺衰然後

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為下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為欬嗽當夏之時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為主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為痲瘡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為主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搏陽而為瘟病王海藏曰木在時為春在人為肝在天為風當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過矣

水既太過金肅愈嚴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為殄泄也。所以病發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有傷木實當權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濕土也。濕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之故水

得以來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為相火水入於土則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則陰陽交爭故為寒熱。蒸木氣終見三焦是少陽相火合也。少陽在濕土之分故為寒熱。肺金不足洒淅寒熱此皆往來未定之氣也。故為痰瘥不發于夏而發于秋者以濕熱在酉之分方得其權故也。秋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於肺故肺氣逆而為欬所不勝者

侮之木氣上行與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
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已亢三焦之氣
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水上行與
脾土濕熱相合為疾因欬而動于脾之濕是
以欬嗽有聲有涎不發于秋而發于冬者以
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
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
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
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
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不病于寒而病于春

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
復行于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
苦之人陽氣泄于外腎水虧于內當春之月
時強木長無以滋生化之原故為溫病耳夫
春傷于風夏傷于暑冬傷于寒辭理皆順時
字傷令字也獨秋傷于濕說作令字傷時字
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毋所亢而害其所
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
相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
不必拘於文也或謂春傷于風是人為風所

傷非也若是則正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
夏為殮泄哉今言春傷于風即是時傷令也
明矣愚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
蓋由推求太過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
遠事皆易而求諸難此之謂歟但只輕輕平
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矣何以
言之夫風暑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
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
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發病
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

某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苟懼因病始知其
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刃而解
矣夫洞泄也痰瘧也欬與痿厥也溫病也皆
是因其發動之時形診昭著乃逆推之而知
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
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日必為此病
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
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
而不成病者何哉蓋由邪氣之傳變聚散不
常及正氣之虛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

其當時而發則為惡風發熱頭疼自汗欬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為癘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洞泄飧泄者乃過時而發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為春傷風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傷暑為痲瘧冬傷寒為

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為欬嗽為痿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異夫春之風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令也濕乃長夏之令何於秋言之蓋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寄旺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令每侵過於秋而行故曰秋傷於濕

秋令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於長夏其不及則為濕所勝其不過則同於火化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所以於傷人止言風暑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曰五運六氣七篇所叙燥之為病甚多何哉余曰運氣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作於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為七篇參入素問之中本非素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義乃是素問本旨當自作一意者

請陳四氣所傷

所病之義夫風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邪既不散則必為疾其所以為洞泄者風蓋天地浩蕩之氣飛揚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腸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泌別而得其常乎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趨下以泄出也其為飧泄亦類此義

証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脾泄為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

為邪避不吐發於夏為木乘邪動竊謂風既通肝則正當木旺之時木旺感土極乘矣理宜乘旺而即發於春不宜及過時而發於夏也且夏火司權母能生子何故不發於主衰極之時而反發於土受濕之時乎其說不通難以憑據

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於風與寒故為痃瘕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發而至春其身

中之陽雖始為寒邪所鬱不得順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為溫病也若夫秋傷濕其令行於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篇所謂上逆而欬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為冬發病也雖然濕本長夏之令侵過於秋耳縱使即發亦近於過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濕從下受故干肺為欬謂之上逆夫肺為諸氣之主

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又濕滯經絡故四肢
痿弱無力而或厥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欬嗽
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義頗不同矣夫濕氣
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惡寒而或受
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為欬嗽也
觀者以此意求之經旨其或著乎或者見素
問於病溫痰瘧等間以必言之遂視為一定
不易之辭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
果不可必耶素問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蓋
不可膠為一定故也

性性有沈於必之一字遂謂冬傷寒必當病於
春其冬傷寒而即病者又置而不論若此者可

不謂之乘
本逐幸平

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却不
可以為一定不易者如曰熱厥因醉飽入房
而得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
為首風如此之類豈一一皆然哉讀者當活
法勿拘執也夫王啓玄之註雖未免泥於必
字及未得經旨然却不至太遠也若成無己
之說則似太遠矣然猶未至於甚也至王海
藏立論則推求過極欲異於人殊不知反穿
鑿綴緝乖悖經旨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
謂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姑撫成

無已王海藏之說辨其甚者一二夫無已謂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雨淫腹疾則當發為下利竊謂則當二字決然之辭也春傷風遇夏之陽氣外盛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瀉泄此或若可通矣經曰木發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不遇夏之陽氣外盛將外發乎將內攻乎况風屬陽與夏同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為病非一豈獨能為四肢之疾乎所謂雨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

此至若夏傷暑秋為痰瘧者蓋因暑疾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復秋感風故疾作耳觀素問瘧論可見其與夏陰主內秋陽內主暑動搏陰何相干哉冬傷寒春為溫病者蓋因寒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之陽氣外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韓祇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發余謂此止可論溫病之有惡寒者耳其不惡寒者則本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曰太陽疾不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病為溫觀傷寒論可見其與冬陽主內春陰內主寒動搏陽何相干哉乃若王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冬傷寒為時傷令秋傷濕為令傷

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爲寒折於夏傷暑謂暑者季夏夏季者濕土君火持權不與子而暑濕令不行於秋傷濕謂秋爲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火勝水虧大寒之令復行于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謂溫病爲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離破碎徒費辭如此乎夫經中所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爲義未嘗有時傷令令傷時之意也若如海

藏所言則瘧論所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與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等語其時傷令歟令傷時歟吾固知其不能不屈於此也且暑爲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爲季夏爲濕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溫病矣安得爲春溫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溫病方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溫病當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爲溫病者比比皆是未嘗見其必由大寒復行于春而後成也經曰亢則害承乃制其義謂已亢極則

勝己者來制如火亢極則水來制之然所謂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
類皆是勝己者為承今以亢為母承為子將
求勝於經歟抑未達歟又如以制物者為所
勝受制者為所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
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及傳之於其所勝死於
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傷令令傷
時之說委曲衍說者固不暇忠辨也嗚呼予
非好斥前人之非蓋為其有害大義晦蝕經
旨以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耳然而僭

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辭矣但未知觀者
以為何如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
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
後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
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嗚呼
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
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豈
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循習而不求歟抑有

之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請陳之夫傷
於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
於所感之時不即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
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
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
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由其類之殊
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
貽禍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廢其太
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
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

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已見
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謂溺并怨
伯益矣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
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
觀之則其法其方果可委廢太半哉雖然立
言垂訓之士猶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固無
是諄矣夫惟立言垂訓之士有形乎著述之
間其碌碌者當越越猶預之餘得不靡然從
令爭先快覩而趨簡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
委廢太半而不知返日惟簡便是越此民生

之所以無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別白矣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廢太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溫暑亦不過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猶六書假借雖移易無窮終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

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可借焉以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溫暑遂謂其法通為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溫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餘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證本是雜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

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
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
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
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
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
證則惟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
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
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溫暑設遂致諸溫劑
皆疑焉而不敢用。韓祗和雖覺桂枝湯之難
用但謂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為

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旨一書又純以
溫暑作傷寒立論而即病之傷寒及不言及
此已是捨本徇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
夏至前曾膈滿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
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為溫暑謂與仲景三
陰寒證脉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
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證乃是冬時即病之
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
求對於春夏溫暑之病不亦僭乎。雖然祗和
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適當溫暑病作之

際其為感也固宜以余觀之其胷膈滿悶嘔
逆氣塞等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
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
也且祇和但曰寒而當溫然未嘗求其所以
為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溫暑本無寒證矣
攷之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證
不過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
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
麻甘草當歸鱉甲而已並不用大溫大熱之
藥是知仲景所謂陰毒者非陰寒之病乃是

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
之論者遂以為陰寒極甚之證稱為陰毒乃
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
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以治
竊謂陰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為陰毒然終
非仲景所以立名之奉意觀後人所叙陰毒
與仲景所叙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後人
所叙陰毒亦只是內傷冷物或不正暴寒所
中或過服寒藥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
耳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者也朱奉議作活

人書累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陰經為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專為即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每每以傷寒溫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別况又視傷寒論為全書遂將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牽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而於所識即入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固為邪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邪亦可溫乎况溫病暑病之少

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議此說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無矣迨夫成無己作傷寒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纖悉不遺可謂善羽翬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議能識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為熱而為寒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固為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蓋亦不無挂枝麻

黃難用之惑也。既惑於此，則無由悟夫仲景
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黃湯之
有其時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熱用麻黃，桂
枝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
黃或斑出矣。此說出於龐安常而朱奉議亦從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黃
湯桂枝湯，本不欲用於夏熱之時也。苟悟夫
桂枝麻黃湯本非治溫暑之劑，則羣疑冰泮
矣。何也？夫寒之初客於表也，閉腠理，鬱陽氣
而為熱，故非辛溫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
熱。此麻黃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

反踈腠理而不能開，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
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
溫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
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蓋由
風寒在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
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感於麻黃
桂枝之熱，有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
是有須加寒藥之論。夫欲加寒藥於麻黃桂
枝湯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
仲景為溫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別有法，但惜

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歧之患若知仲
景傷寒論專為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
所以宜用之故除傳經熱證之外其直傷陰
經與太陽不鬱熱即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
歸著而不復疑為寒藥誤下而生矣若乃春
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
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
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
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為溫暑也仲景曰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觀此則

知溫病不當惡寒而當渴其惡寒而不渴者
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暑病然暑病與溫病
同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溫病耳其不惡寒
而渴則無異也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其
桂枝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
熱之語也於是用辛涼解散庶為得宜苟不
慎而輕用之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
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黃於春夏
而效乃是其辛甘發散之力偶中於萬一
斷不可視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毒散參

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
景傷寒論專為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
所以宜用之故除傳經熱證之外其直傷陰
經與太陽不鬱熱即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
歸著而不復疑為寒藥誤下而生矣若乃春
夏有惡風惡寒純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
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
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
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為溫暑也仲景曰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觀此則

知溫病不當惡寒而當渴其惡寒而不渴者
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暑病然暑病與溫病
同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溫病耳其不惡寒
而渴則無異也春夏雖有惡風惡寒表證其
桂枝麻黃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
熱之語也於是用辛涼解散庶為得宜苟不
慎而輕用之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
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黃於春夏
而效乃是因其辛甘發散之力偶中於萬一
斷不可視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毒散參

治人心法

蘇飲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寒一例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慎而輕用麻黃桂枝於春夏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然敗毒散等若用於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風寒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徒無益亦反害之矣縱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時傷寒用辛涼發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凡用藥治病其既效之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然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視偶

然為當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溫藥止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餘有別論茲不再具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為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乎自近代先覺不示傷寒溫暑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涼為主而諸溫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文具又甚則束之高閣而謂其法

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由治亂動靜之殊治靜
屬水亂動屬火故其溫熱之藥不可用於今
屬火之時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
明乎仲景本為即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黃自
有所用諸溫熱之劑皆不可略矣若謂仲景
法不獨為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溫瘧
風溫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
傷寒例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
又曰寒疫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
則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等仲景必別

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觀其所謂為治不
同所謂溫瘧風溫溫毒溫疫脈之變證方治
如說豈非亡其法乎決不可以傷寒六經病
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熱
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
一者條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
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叔
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
矣但惜其既以自已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
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紜並載於卷首故使至

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已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謂其功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其書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脉雜病與傷寒有所關者采以附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庶幾法度純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

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傷寒溫病熱病說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誤於人吾未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者也溫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夫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傷寒蓋感於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即發鬱熱而發

於春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水解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內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

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風寒亦見惡風惡寒之證者，蓋病人表氣本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風惡風傷寒惡寒也。但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耳。且溫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怫熱

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病熱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疏乎殊不知緊為寒脈有寒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其溫病熱病或見緊脈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豈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見弦便呼為緊斷為寒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為緊而斷為寒夫溫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

盛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溫病熱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間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病熱病同

論夫惟世以溫病熱病混稱傷寒故每執寒字以求浮緊之脉以用溫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方書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溫病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別夫秋冬之傷寒真傷寒也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溫病熱病自是兩塗豈可同治乎此弊之來非一日矣歷攷方書並無救弊之論每每雷同良可痛哉雖然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

不可不異也况傷寒之直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即傳陰經為寒證而當溫者又與溫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謂仲景發表藥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傷寒藥通治也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嘗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曰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

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於厥陰有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必有寒證而宜用溫熱之劑也及讀劉守真之書有曰傷寒邪熱在表腑病為陽邪熱在裏臟病為陰俗妄謂有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寒病止為雜病終莫能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乃陽熱

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是治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不止，及或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溫裏，利止裏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承氣湯下之者，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三陰證者，邪熱在臟在裏，以臟與裏為陰，當下熱者也。素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問并靈樞諸篇，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為熱病，誠非寒也。觀守真此論，則傷寒無間在表在

裏，與夫三陽三陰皆一於為熱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詰其義，而又不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舍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大綱領。此義不明，則千言萬語皆未足以為後學式。况戕賊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已之註，必有所發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蓋止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熱無變寒

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為本臟之寒歟安
得當熱邪傳裏入深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
熱者且所用溫熱藥能不助傳經之熱邪乎
以寒為外邪之寒歟則在三陽以成熱矣豈
有傳至三陰而反為寒哉成氏能潛心乎此
則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傷寒論以來
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興而漁者
走淵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決於似是
而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真傷寒病又或
以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

傷寒論中諸溫藥悉為傳經熱邪而用者以
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太謬者則曰論中凡
有寒字皆當作熱字看嗚呼末流之弊一至
此乎於是澄心靜慮以涵泳之一旦劃然若
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
從有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
也寒鬱其陽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
氣既鬱則為邪矣用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
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
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裏入故傳陽明傳少陽

而或入肺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熱者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在大陽經鬱熱然後以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及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者或有直傷即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鬱熱傳陰與變便變熱則為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證其太陽

不能無傷則少陰脉證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為寒而終變熱則先見寒證而後見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苟即三陰經篇諸條展轉玩繹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熱者何也邪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或中于陽或中于陰夫守真者絕類離倫之士也豈好為異說以駭人哉蓋由其以溫暑為傷寒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溫暑對故略乎溫熱之劑而例用寒涼

由其以傷寒一斷為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
逆湯為寒藥誤下表熱裏和之證及為表熱
裏寒自利之證而立又謂溫裏止利急解其
表又謂寒病止為雜病嗟乎仲景傷寒論專
為中而即病之傷寒作不兼為不即病之溫
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溫熱之劑之所
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也固宜
後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遠愈說愈鑿若
知此意則猶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矣且如寒
藥誤下而成裏寒者固不為不無矣不因寒

藥誤下而自為裏寒者其可謂之必無乎殊
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本因寒邪不由陽
經直傷於此與夫雖由太陽而始不及鬱熱
即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藥誤下而致
者蓋亦甚少仲景所用諸溫熱之劑何嘗每
為寒藥誤下而立况表裏寒之證亦何嘗每
有急解其表之文乎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
寒邪入客於內迫陽於外或是虛陽之氣自
作外熱之狀耳非真熱邪所為也觀仲景於
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寒而不治外

熱則知其所以爲治之意矣若果當急解其
表豈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
既是雜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惑後人乎
其厥陰病篇諸條之上又何故每以傷寒二
字冠之乎夫內經所叙三陰病一於爲熱者
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陰病無乎寒熱者言
其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本無
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歟然世之恪守局
方好用溫熱劑者乃反能每全於寒證無他
其守彼雖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

寒邪所爲之證則仲景創法之本意可
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爲他說所奪矣或曰傷
寒之病必從陽經鬱熱而傳三陰今子謂直
傷陰經即入陰經而爲寒證其何據乎予曰
據夫仲景耳仲景曰病發熱惡寒者發於陽
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
發於陰者六日愈夫謂之無熱惡寒則知其
非陽經之鬱熱矣謂之發於陰則知其不從
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則知其不始太
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爲始數之矣仲景

又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夫得傷寒未爲熱卽爲厥者豈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或熱者此則直傷陰經卽入陰經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之語以爲治其不天入天年者幾希矣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機乎夫邪之傷於人也其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閉腠理發怫熱見惡寒惡風頭痛等證於斯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言譫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樞機其不然歟惜乎釋者

旁求厥義滋隱外臺秘要曰此陰陽指身之
表裏言病者為虛不病者為盛表病裏和是
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竊意
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
均過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
其可以盛為和乎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
氣奪則虛且謂陽虛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
氣而反指正氣為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曰
此陰陽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實太寸脉短小
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脉實大尺脉短小名陽

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尺
脉力過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脉未應必
待寸脉力過於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
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反以脉不以病乎且
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
待脉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之則
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脉歟吾不
得無疑於此也或詰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
而繼以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
以亡之語夫桂枝表藥承氣裏藥反則為害

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藥也其不言之何
歟且子以陰盛為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黃也
今反舉桂枝又何歟予曰何不味仲景之言
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脉
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又桂枝湯條而
曰嗇嗇惡寒淅淅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
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
嚴凝凜冽之時其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
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為治
足以見風寒之俱為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

傷榮則麻黃榮衛雖殊其為表則一耳仲景
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為主不為榮衛設也
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即斃者
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既全可攻而不可汗
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
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
本旨庶乎暢然于其中矣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為傷寒治法如是之
詳且備也及攷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

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脉法平脉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篇及痊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

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痊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不能決欲以此句視為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中有方治諸條以數為計又重載於各篇

之前又謂疾病至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
與不可方治分爲八篇亦以數爲計繼於陰
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
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十六法太陽下篇
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
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
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
一法可發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
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二法不可吐篇註
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篇

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三
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
不言者恐脫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
言二法者恐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
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
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脉經其可汗可
吐等篇外比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可刺可
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
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元泰
定間程德齋又作傷寒鈔法其自序曰若能

精究是編則知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瘧濕暍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通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計乃如此則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也故下文細數中止重叙六經霍亂瘧濕暍陰陽易差後勞復諸法而已彼

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點傷寒論者何不攷其非乃一宗其所銓字號而不敢少易乎余由是屏去其說但即論之本文寢食與俱以紬繹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說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舊然則今之所傳者非全書也明矣後之昧者乃不察此必欲以全書視之為銓為括斷之曰某經幾證某經幾證以謂傷寒治法略無餘蘊矣殊

不知其間有論無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內經所叙六經病證除太陽少陰證為後篇所有外其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脅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之耳雖然為銓括者膠柱調瑟但知叔和之重載而莫知其所以重載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於搜采之餘復重載各篇方治并諸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慮人惑於紛亂故示之以簡便而已林億乃弗解其意遂不問重與不重一槩

通數之以立總目何不觀重載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為六經篇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皆六經篇已數過者安有一法而當兩數之理乎雖程德齋去取與林億頗異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吐汗下後諸法固為是矣至於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當兩數者與林億所計何以異哉推原其意似亦不見林億所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論中尋而數之欲以實其總數然而卒不能實

故爲此含糊之說以欺後人反又不逮林億
所言也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
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
言既出則後之聞者必當覈其是非以歸於
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爲千載不易之定論悲
夫余今於三百九十七法內除去重複者與
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
二百三十八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
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
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然後爲法

哉且如論證論脉與夫諄諄教戒而使人按
之以爲望聞問切之準則者其可謂之法乎
其不可謂之法乎雖然六經之外諸條其二
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於六經之中尤
每有悖理而不通者姑陳一二如太陽病三
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
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
證治之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
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

不喜甘故也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林億所
校本則自太陽病止勿令誤也為一法自若
酒客病止杏子佳為一法自凡服桂枝湯止
吐膿血也則為證不為法程德齋鈔法則自
太陽病止隨證治之為一法自桂枝本為解
肌止必吐膿血也為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脇
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
名臍結死一條則數為一法於其餘死不治
者則皆不數程德齋鈔法於陽明病下血譫

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
其實而瀉之臧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
陽刺肝俞肺俞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弗遺
餘如兩條同類一云當汗而無方一云當汗
而有方則取其有方者而略其無方者又如
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蓋亦甚多不可
悉舉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謂
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苟熟玩論之本文
以較其言則罅漏出矣

傷寒四逆厥辨

成無已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吁斯言也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歟竊嘗考之仲景言四逆與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細詳其義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嘗分逆為不溫厥為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脛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厥逆厥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溫即為冷矣尚何異乎

仲景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蓋以四逆為四肢通冷厥為手足獨冷而臂與脛以上不冷耳不謂逆厥有不溫與冷之別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逆冷二字釋厥字足見逆即厥厥即逆也故字書曰厥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為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焉熱極而成逆厥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厥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藥獨陰無陽固用熱藥仲景以四逆散寒藥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四逆也其無四逆湯熱藥

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湯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豈非逆厥之下異乎既以四逆為四肢不溫厥為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藥為四厥湯乎成氏於四逆散治四逆條下謂四逆為熱邪所為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虛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為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說乎是知四逆亦獨厥之有寒有熱固不可謂四逆專為熱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

獨冷則有間爾故仲景曰少陰病吐利躁煩
四逆者死又曰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
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
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三條者
二為死一為可治雖通由諸證無見而然然
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則亦可見
四逆與手足厥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
通冷其病為重手足獨冷其病為輕雖婦人
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謂厥甚於逆何邪若
能知四逆厥之所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

